

长寿岛

常言道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海南数量众多的百岁老人,不但是家宝,也称得上“省宝”。自 2006 年起,我省在全国首次实行长寿老人补助金制度,一些市县还在省级长寿补助的基础上,安排专项资金增加补助金额。但在现实生活中,高龄老人的生存境遇和幸福指数,更多取决于他们的后代。其实,不论贫富,只要有爱,就能让老人过得更好!



郭金英, 生于一九〇八年, 家住屯昌屯城新华路。

长寿老人的生活缩影

文\图 海南日报记者 王 军

生命都会有尽头。

无论百岁老人的身体多么健康,一个残酷的现实随时存在着,那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断向他或她逼近。

从年龄上看,人到百岁,生命的年轮几乎进入最高值。这一时刻,他们受到的关注和照顾,他们的境遇也就成为当地高龄老人的生活缩影。

2006 年 7 月 1 日,我省在全国首次实行长寿老人补助金制度,省政府每月给每位年龄达 100 岁老人补助 150 元;2009 年 1 月 1 日,长寿补助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200 元。

与此同时,东方、文昌、白沙、保亭等市县,在省级长寿补助的基础上,安排专项资金,向包括 90 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补贴。三亚市在省级补助的基础上,给百岁老人每人每月再发 200 元的补助。

目前,全省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已近 3000 人,这是来自政府对长寿老人的关爱。今年 7 月至 10 月间,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百位百岁老人,进行着两年一次的系统采访。

幸福老人的相同幸福

世界卫生组织在《老人健康标准》基础上提出了评价老人是否幸福的多维评价系统——维持老人的精神健康;躯体健康;有日常生活的能力;让老人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,社区参与程度,保持家庭关系;在经济上赡养老人。按照这五大标准,海南日报记者在寻找着幸福老人——

每天午饭后,儋州市中和镇 101 岁的杨桂清老阿婆都会和邻居、一批比她小 30 多岁的老人在一起打牌。她们四人一桌,摸牌、出牌,房间里始终安静得像课堂一样。负责照顾老人的叶启传夫妻并不是老人所生,老人是他们的舅母。30 年前,老人失去老伴后,时任中和镇镇委书记的叶启传把杨桂清老人从农村接到家中奉养。

30 年来,老人在叶家的悉心照料下“几乎看不出老”。每天她都独自洗衣、摘菜,更让人称奇的是,她不但能穿针引线,记忆力也出奇地好。长寿、健康、幸福指数高,三者和谐地出现在老人身上。

无独有偶,1903 年 10 月出生的王二香阿婆也是位幸福的老人。阿婆家住儋州市光村镇永昌居委会,儿子是远近闻名的孝子。老人一生有养猪的习惯,这一习惯也成了她晚年的爱好。为了能让老人保持这一习惯,儿子在家中的走廊围了猪圈;老人喜欢看别人打牌,打牌的地方离家 200 米远,儿子便每次在老人出行时当“清道夫”。

采访中,104 岁的郑玉槐的幸福生活给海南日报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老人住在乐东九所镇塘平村十一队的儿子家。她是老伴周定犹“纳的小”,老伴 70 多岁去世后,老人在儿子的照顾下,又过了 30 多年舒心的生活。

在屯昌,101 岁的郭金英阿婆嘴里镶了 24 颗金牙,逢人就笑。老人与孙子住在一起。他们住处的门面租给了一个牙科诊所,老人在诊所发现金牙较“酷”,家人便顺从地让老人在百岁高龄时“酷”了一把。

根据调查,按照世卫组织的五大标准,我省能入幸福之列的百岁老人占半数以上。

不幸老人的各自不幸

对于老人来说,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就是住处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,他们一天 24 小时都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采访中,海南日报记者也见到不少让人心酸

的场面。

李世桃,女,1905 年 10 月生,前不久刚刚过世,生前一直住在乐东九所刘庄村二儿子家。这里有一大院,院内有一套房。正房是会客及给先人供香的地方,左右各有几间小房。而老人则被安排住在院中角落一个红砖砌成的简易房里。老人有三个儿子,三个儿子每个人“管”老人一个月。“管”就是给她送饭。海南日报记者今年 8 月见到她时,老人正躺在地上。因为平时少人照看,老人从床上下来,就上不去,多数时间就在地上。她要上厕所,有时也是一路爬到屋外的厕所。

蔡玉兰,1905 年 3 月生,现住澄迈县金江镇粮食局宿舍楼内。老人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。女儿一家住在三房一厅的房子里,而她则住房外的铁皮屋内。在铁皮房里,因为行动不便,老人的碗筷就放在她排便的地方。

1904 年出生的陈国兰,住在定安县城一楼梯下不足 3 平方米的地方。

现居文昌市二公堆头牌村 103 岁的韩玉莲阿婆和其他百岁老人不太一样。老人家境富裕,两个儿子一个退休另一个在香港,两个女儿也都有工作。家人找了一个人专门照看老人。老人所住的院内、院外到处是一片绿色,但她大多数时间是被锁在家中。

能否得到周到的照顾是百岁老人幸福与否的关键,能否让老人住好,住在便于关照的区域是衡量老人是否幸福的重要方面。在海南日报记者的调查中,100 位百岁老人有 8% 左右处在家人“只管吃饭”,其它概不关心的状态中。而这些家人的行为基本得不到社会有效的监督。

百岁老人需要爱的呵护

一项调查表明:我省百岁老人眼疾患病率约占总数的 43.4%、骨关节病约占 28.7%。这些疾病都会让老人失去行动自由,相当一部分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人,在一日三餐得到悉心照顾后,其家人几乎没能协助其走出家门,让老人与外界接触。

住在儋州市光村镇永昌居委会的陈文政,早年双目失明。大部分时间,老人都是一个人在床上。记者在采访时,同村的王才女阿婆一同前往。当陈文政老人认出这位老阿婆时,双手伸向空中试图触摸着什么。当阿婆抓住了老阿公的手时,老人大声地和阿婆说着话,像久别的亲人一样。两个老人在对话时,阿公时时仰头大笑。同去的村支书发出感慨:“老人没人理真可怜!”

“让老人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,社区参与程度,保持家庭关系”是衡量老人是否幸福的指标之一,也是考量老人“是否处在社会健康”行列的关键。一个老人如果长期独自呆在家里,不与人打交道,不能进行社会参与,就不能算一个全面健康的人。

今年 101 岁的黄花阿婆,居住在文昌市南阳镇新合村。老人年近八旬的儿子和女儿心脏都有问题,长期接受治疗。老人一个孙子还得了精神分裂症。平时老人没事就在家砍柴、做饭,几乎不出家门。当海南日报记者按地址寻找黄花阿婆时,竟有邻居认为阿婆已被疯孙打死了。

调查发现,在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人中,有 85% 以上的老人只与家人来往,不与外人打交道,没有社会交往活动。其中,无法让老人出门是一重要原因,而一些得到政府资助领回轮椅的老人,社交活动范围会改善很多。

就现实而言,目前高龄老人的不同境遇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后代。或许,琼海市嘉积镇温泉军屯村翁文蓉的儿孙们的做法能给人们一个榜样——在他家,老人的头像被放大挂在家中最为醒目的位置,头像下有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老人在家里是全家人的福星,生活中无时不处在被悉心关照中……



黄圣春, 生于 1905 年, 屯昌大同镇大同村人。



王桂兰, 生于 1909 年, 屯昌西昌合格村人。